

刘慧心 松鹰

萧萧红



BK59115

I247.5
995

3



刘慧心 松 鹰

落 红 萧 萧

(长 篇 小 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成 都



B 033400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张守义
封面题字：傅晏风
插 图：汪诚一
宋贤珍

落 红 萧 萧

刘慧心 松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9 字数 200千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2,000册

书号：10118·698

定价：1.00元

目 录

一	心的呼唤·····	2
二	流水落花·····	12
三	命运的洪波·····	25
四	燕子啁啾·····	51
五	笔和剑·····	63
六	血红的广告·····	83
七	黑夜的星星·····	104
八	珠联璧合·····	116
九	逃亡·····	129
十	希望之光·····	139
十一	两颗飘泊的心·····	161
十二	啊，主将·····	171

十三	文坛新秀.....	186
十四	震撼了奴隶们的心.....	194
十五	决斗.....	212
十六	寂寞的心.....	229
十七	她漂海而去.....	243
十八	巨星陨落.....	258
十九	魂兮归来.....	269
二十	我心残缺.....	283
二十一	昨夜的明灯.....	300
二十二	要朝上飞啊.....	316
二十三	奴隶的死所.....	327
二十四	落红萧萧.....	340

每一个作家的经历，都是一部小说；尤其是那些在民族危难中诞生和成长的青年作家，在他们身上，往往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的青春、生命和爱情，象划过夜空的慧星，闪耀着奇光异彩。

一 心的呼唤

一九三二年的哈尔滨之夏。

这是一个闷热潮湿、动荡不安的季节。

雨，哗哗地下着，大地在呻吟。

水墨般乌黑的天空，仿佛裂开了口，把无边的水帘倾泻下来，冲刷着这块被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土地。

两个被困在南岗小旅馆的青年，这时不由得诅咒起来。

“真他妈的鬼天气！下个没完没了。今天又得挨饿啦！”他们从起床到现在，大半天还粒米没沾牙呢。

“忍耐一下吧，三郎。”躺在床上的江涛懒洋洋地说。他正抱着一本高尔基的小说在读。

“我什么都能忍，就这挨饿忍不得。一饿就眼冒金星。”三郎抱怨着。他转过脸来，国字脸方方正正，眼睛不大，但灼灼逼人；两道挑起的剑眉和那一头又黑又乱的头发，显露出一种桀骜不驯的神气。

“可这次你只好委屈一下了，就是雨停了也没有办法。”江涛抬起头来。他皮肤微黑，面目清俊，看上去比三郎年轻，但态度沉着，给人一种温厚老成的印象。

“怎么？今天当真吃不成饭了吗？”

“吃得成！还剩两个铜板，买半个黑面包都不够。”

“唉！”三郎沮丧地往床上一坐，小木床发出“嘎吱”的声响，好象也在叹息。

“不过不要紧，你可以好好体验一下饿的经验，然后写一篇小说，标题就叫《饿》。”江涛戏谑地说。

“饿的经验？我早就体会过上百次啦！腹中空空如也，走路象腾云驾雾……喂！还躺着干什么！”三郎夺下江涛手中的书，命令道：“起来想想法子！”

江涛跳下床，在三郎的撺掇下，从床下拖出一只旧柳条箱。两人打开，翻寻起来，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翻腾了一阵，箱内只有一些旧报纸和发黄的稿纸。凡是送当铺换钱的东西，早当光了。

两个朋友相对苦笑，又坐在床头讨论起“饿”来。

“幸亏我们是光棍，要挨饿也是自己一个人。”三

郎自我解嘲。

“要是有个女郎爱上你呢？”

“我？”三郎滑稽地一笑，“转身就跑。”

“真是狗熊。我可不这样……”

这时，外面传来几下敲门声。

一个矮小机灵、满面春风的小厮出现在门口。他裤腿缩过膝盖，手里拿着一把还在滴水的伞，两只眼睛忽闪忽闪的。三郎一眼认出这是为进步报纸《协报》送信的小伙计。

“先生，您的《剑啊，剑》在副刊上发表了，武先生让我送稿费来。”小伙计毕恭毕敬地递给三郎一个纸袋。

武先生是这家报馆的副刊主笔，对青年作者的处境一向是体恤的。三郎对他格外敬重。

三郎接过纸袋，抽出五张一元的钞票，朝江涛兴奋地喊起来：“黑龙！天无绝人之路，财神来啦！”

“老武真是雪里送炭。”江涛被三郎的情绪所感染，笑着问小厮，“我的《乡恋》呢？”

“武先生说，正在打小样，改日请江先生过目。”因为房间狭小，小伙计仍然站在门口，伞尖上不住滴落的水珠把地板洒湿了一大块。

“谢谢你，小老弟，还有事吗？”三郎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算是嘉奖的意思。

“武先生还有一封信，让当面交给先生。”小伙计又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该死！怎么不早说？”

小厮的肩头又挨了一下，他调皮地朝江涛吐了吐舌头，一转身跑了。

三郎急不可待地撕开信封，抽出一张便笺，两行毛笔急就的小字映入眼帘：

三郎君：

若有暇，见信后请速来编辑部一叙，有要事相商。江君有暇，也请同来。

老武

信的语气显然是急迫的，但究竟有什么事又没写明。

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三郎匆匆穿上外衣，这是一件退了色的学生装，套在身上紧绷绷的，仿佛随时都会被撑破。

这两个饿了一整天的青年作家走出了旅馆。他们走进一家俄国人开的饭店，坐在靠落地玻璃橱窗的两个空位上。

一个穿白色制服的高个子侍者站在柜台前，冷冷地瞟着他们，一动不动。那傲慢的气派仿佛在说：你们吃

得起吗？

两位朋友交换了一下眼色。

三郎哼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五张钞票，向桌上重重一放。侍者立即快步走过来，脸上堆满笑容。

“两位先生想吃点什么？”

“两份烧牛肉。”

“两份咖喱鸡”

“再来两客炸鱼！”

三郎还想要什么，忽然觉得江涛在桌下踢了他一下，才赶紧住嘴。

“就这些了，请快一点，我们还有急事。”江涛向侍者挥了挥手。

侍者微一躬身，退了下去。

不一会，他们点的菜送了上来，还有一碟面包，飘着诱人的香味。两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最后付完账时，三郎口袋里只剩下一把铜元了。

他俩红光满面地走出饭店，互相取笑。

“真险。你老兄再叫菜，我们就出洋相啦！”

“那小子还以为我们掏不出钱来呢！”

“势利眼。不过一顿饭就把你的《剑啊，剑》给吃光啦。”

“没什么，下次再吃你的《乡恋》！”

两个青年作家迈着军人般的步伐，在大街上前进

着。他们挺胸昂首，谈笑风生，颇象两个得胜的将军。

一对身穿和服的日本男女迎面走过，那日本女人还回过头，诧异地望了他俩一眼。

三郎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恨恨地：“倭寇挡道，晦气！”

江涛拉着他拐过一条街口，三郎发现身后跟着一串衣衫褴褛的小孩，是要钱的。小家伙们学着他的姿势也迈着方步，模样很可笑。

“去，去，你们这些连我都不如的小东西。我也没钱！”三郎站住，笑着把口袋拍了拍，里面发出铜板的撞击声。孩子们明白了意思，脸上也绽开笑容。

江涛走了一段路，发觉三郎不在了，他回头一看，三郎正向一群小孩分发铜板。

“走啊！无赖汉。老武还在等咱们呢！”

“好，就来！”三郎急忙应声。他索性把手中的铜板往地上一撒，让孩子们自己去拣，拔腿追上了朋友。

一刻钟后，他们来到了报社。

这是一幢浅红色的砖楼建筑，象座小公馆，窗户一律是拱形的，不过颜色已有些陈旧。二楼的尽头，是文艺副刊编辑室。

三郎推开房门，里面有三、四个先到的文坛熟人在随便聊天。房间里青烟缭绕，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气氛。

“噢，三郎来啦！江君也来啦！请稍等片刻。”一个瘦小精干的江浙人坐在写字台后面招呼着，态度和蔼可亲。他左手夹着一支烟，右手正握笔写什么。案头的文稿堆得象座小山。他就是深受一班文学青年敬重的副刊主笔老武。

三郎和江涛跟大家寒暄着。老武很快地写完，放下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今天约了几位同人来，有一件事情请大家出谋划策。”他用手扶了扶茶色圆框眼镜，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副刊在读者中的威信，也关系到一个少女的命运。”

老武后面一句话，使在座的人都很惊奇，一个个眼睛里透露出关切的神情。

“关系到一个少女的命运？一个少女的命运……”说话的是一个面孔瘦削、衣冠楚楚的青年。

三郎转过脸，认出是爱写抒情诗的司马少白。

“她现在的处境相当危急。”老武环视大家，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举在手里说，“这是昨天编辑部收到的她写的信。信是一个要饭的小孩送来的。诸位可以过目。”

信是用一张发黄的草纸写的，字迹娟秀，字行间还依稀可见泪水的痕迹。这张纸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每个人都为信的内容所震动。

这是一个落难女子发自内心的哀鸣，也是不屈求生的呼喊。三郎接信展读时，一阵怜悯和激愤之情猛然涌上心头。信没有落日期，上面写道：

编辑先生：

我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学生，因为反抗父亲包办的婚姻，毅然出走。但是社会对我多么不公平啊！我逃出了封建家庭，却没有逃脱一个伪君子设下的陷阱。他欺骗了我，侮辱了我，抛弃了我！

现在我住在滨江旅店，欠老板六百元的巨债，被当作人质，每走动一步都受到旅店严密的监视，真象一只被封在茧里的蛹，孤独，窒息。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现今的世界还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要被卖掉。谁能救我呀？上帝！谁能救我！

我曾经有过少女的梦想、美丽的青春，可如今这一切都毁灭了……也许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还应该温暖和爱。我还年轻，还有憧憬和追求，还要生活，要苦斗，请你们伸出手来。

情吟

写信人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在座人的深切同情，编辑室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这一群文坛勇士开始讨论如何去营救这个处在沉沦边缘的少女。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们一定要想法救她。这也是我们进步报纸的责任。”老武的话里充满着诚意和决心。

“这种事太多了，我们也管不完呀！”司马少白露出犹豫的表情。

“我们不管，还算什么民众的喉舌和良心！”江涛瞟了一眼抒情诗人。

“那女子不知是怎么被人骗的？”

“这个以后再研究，现在当务之急是救她。”

“旅店老板真可恨！”

“对！可以先在报上揭露他。”

“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替她把债还清。”江涛说罢，注视着大家。

听着大家的议论，三郎神色黯然，一语不发。他不愿用空洞的语言表示自己的同情，但又恼恨自己没有援救的力量。他真后悔那五元稿费一顿饭就吃光了。可是，就算那五元还在，又能有多大作用？他的双眉痛苦地拧在一起。

“三郎，你怎么一声不吭呀？”老武注意到他的表情。

“我？我是一无所有的人。”三郎抬起头，嘴角掠过一丝苦笑，“我只有头上这几个月没剪的头发是富余的。”

大家望着他那蓬乱的头发，真有点好似“怒发冲冠”的样子。

“头发也可以卖钱呀！”司马少白取笑道。

“要是头发可以换钱，”三郎两眼闪着火焰，“就是连根拔下来，我也在所不惜！”

编辑室里一阵难堪的沉默。

还是老武首先打破沉默，他说：“诸位，我看还是先派一个人去旅店慰问那个女子，同时了解一下事情原委，然后再采取对策。”这个方案立即得到通过。

主笔用深沉的目光望了望大家，选定由三郎去执行这个任务。一是他认为三郎的文章在读者中影响较大，二是这位行伍出身的青年人会武术，可以防止意外的不测。他拿起桌上刚写好的信，添了几句，又选了几本小说，叫三郎一起带上。

三郎怀着复杂的心情，同江涛回到小旅店时，天色已经黑尽了。江涛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也交给他：“明天你带去，我认识不少工人，还可找他们想想办法。”

两位朋友和衣倒在床上，晚饭照例又节约了。

三郎整夜没有入睡。那少女悲切的呼唤，一直在耳畔回旋。路灯昏黄的微光把窗外婆娑的树影投射在小屋的墙壁上。他一翻身，好象看见一个柔弱的姑娘，正抓住悬崖上的枯枝，在拼死地挣扎，发出哀婉的呼喊声：“……谁能救我呀？上帝！谁能救我！”不对，那是风

在呼号，又象是松花江不息的涛声。呵，她叫什么名字？悄吟。这名字真美呀！真美！此时，她一定在痛苦中悄悄地呻吟……

当三郎朦朦胧胧合上眼时，窗外已透出晨曦的白光。

二 流水落花

哈尔滨的早晨是美丽的，尤其是雨后之晨，空气格外清新。巍峨的教堂、浓密的树木、高低错落的房屋，各具风采。在薄明的晨光中，显露出绰约的身姿。蛋黄色的阳光照在滨江旅馆的墙壁上，给这幢古老的灰色建筑增添了一点活气。

悄吟爬在二楼的窗台上，焦急地眺望着楼下。她鹅蛋形的脸是苍白的，清澈的大眼睛里隐藏着一种凄怆之色，秀发披散在穿着蓝衫的肩上，好似镶嵌在窗框里的一幅油画。

不远处，是滔滔奔泻的松花江，江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天空中飞来一群鸽子，鸽哨呜呜响着。悄吟抬头望着鸽子，眼里闪过一点火花，又熄灭了。